

# 狼毒秋韵

☆李曉珊

凉风起,秋意浓,十月的香格里拉美得摄人心魄。

格桑梅朵的最后一瓣花不知何时凋落,草原褪去了那抹淡淡的粉红,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更为浓烈的颜色,盛放的狼毒花使草原变成了一片火红的花海,似血一般的诗篇写在神秘古老的纸上,读来句句皆惊。

看,那热烈浓郁的红在草原上流淌开来,大大小小的藏房被这红色所包裹,随处可见的青稞架是这里最独特的点缀,成群的牦牛布散其间,依稀可见秋收中的藏民们,用勤劳回报着大地的馈赠,偶尔飘来几句带着藏味的民歌,陌生的曲调里竟会让你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,最妙的是再来一条蜿蜒流转的河,在蓝得不真实的天空下,慢慢淹没于花海深处,而晴空白云与地上的红遥相呼应,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秋色,你只能用眼睛去寻找,用脚步去丈量,用心灵去留恋。

读到这里你一定会像初见狼毒时我一样好奇,狼毒花真的有毒吗?没错,花如其名,狼毒花身带毒性,而且比狼还毒,人畜不能食,故名曰狼毒花。应了周敦颐的那句话,这道靓丽独特的香城秋景也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啊!高原的风霜雨雪,造就了狼毒不一样的生命特质,传说,困在荒漠里的人,只要看到了狼毒花,就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,“英雄本色,为爱而活”狼毒花的花语里也满是铮铮的傲气。

清秋苦短,秋色难留,与其面对着枯草衰杨悲叹,不如来天堂邂逅狼毒。我只能告诉你,秋天的香格里拉已经美得不像话了,如果你来,你会爱上她,忘了秋寒,忘了归程,让一整季的想象都在火红的狼毒花里酝酿,不浓不淡,不悲不喜,心事来得刚刚好。

越毒越美丽,逢秋不觉悲,这便是狼毒花海里流淌着的别样秋韵。

秋风渐起,窗外那棵丰满的老树渐渐瘦了下去,先前密密匝匝的叶子一张一张地被秋风摘下,遗落满满的一地。沉甸甸的果子也被人们摘了个精光,只有失望的小鸟在叽叽喳喳地寻找些什么。整棵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,直楞楞地指向天空,似乎在向秋天讨回什么。

远处的小山也瘦了。春夏时候,绿蓬蓬的一座山,难得见到一丝缝隙。远远望去,山就像一块泛着墨绿的宝玉。树们都融在了一起,分不出彼此。现在一棵一棵的树似乎拉开距离,稀疏疏疏,像是被咬出了很多小洞。难得露脸的石头也露出了嶙峋的脸,乌青乌青的。

成群的鸟儿也销声匿迹,树下飘散着几根稀疏的羽毛,只剩下几只瑟瑟瘦瘦的乌鸦在干枝上跳上跳下,似乎寻找一些遗剩的果核,那么饥不择食。

丰茂的田野那么憔悴,那黄澄澄的稻田只剩下干枯的稻根,像是被剃光了头发,一茬一茬,齐齐整整。秋天没来的时候,那密密挨挨的稻穗羞涩地低着头,一眼望不到边。轻风吹来,稻浪滚滚,整个田野都动荡起来,煞是壮观。秋风就像一把锐利的刀慢慢地收割着丰盛的原野,就连一只穿梭在草丛里的蚂蚱也不放过,留下几粒干瘪的稻种在漫天飞舞。

# 秋风瘦

■莫景春

秋风真的很瘦,吹跑了树叶,吹割了庄稼,把田野吹得空荡荡的。丰茂的树叶,丰满的田野跑哪里去了呢?

低头一看,厚厚的树叶铺了一层,把被晒干了一夏的土地暖暖地盖住。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,树叶要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,跟母亲拥抱着,给母亲温暖,也让自己充分享受母爱。还有被万物吸干了乳汁的大地母亲,正等待着孩子们慷慨的回报。树叶一头钻进母亲的怀抱,又被秋雨浸润,渐渐融化,滋养着大地母亲贫瘠的身躯,以便来年养育更多的花草树木,还有庄稼什么的。

那田地里的庄稼早早回到农民伯伯的家里了。推开院子的门,眼前是一地稻谷,黄灿灿的,推在屋里,等着晒晒。这满满当当的屋里实在是没办法再去安顿玉米棒的。农家人自有办法安顿这可爱的胖家伙,在摘玉米时留苞皮包着,回到家,便掰出一部分的玉米苞皮,绞成一串串的,挂到等得有些不耐烦的屋檐下的一根木条上,这根木条的两头是用两条滑溜溜的铁线串起来的。那些成熟了的黄豆连根拔起,抖抖根上的泥,便

整整整地挑回家,也是几兜兜地串在一起,挂在屋檐下,让风去处理。他们就放心干活去了,待有空时,再来料理。那时黄豆被风干了,便取下来,用木槌拍打一阵,一粒粒黄澄澄的豆儿便脱壳而出,可收回仓里,储存起来;或者磨成粉,做点豆腐或别的什么。

被秋风弄得满脸通红的辣椒急急往家赶,被勤劳的农民用一根根细小的绳子把它的柄串成一串串的,便直刷刷地挂到屋檐下。这一下,这屋檐显得更加热闹了,长长的屋檐下辣椒是一串接着一串,把屋檐衬得红通通,像是春天里一副生动的对联。农家人又是很喜欢这样温暖的大红的。这红红火火的一挂,连整个家也充满了温暖。于是整个冬天,有这红红的辣椒串在燃烧着,大伙儿都不愁什么寒风冷雨了。走进农家,这是一道抢眼的风景。

怪物就这样一个个挤挤挨挨地被挂到屋檐下,红的,青的,黄的,一片五彩缤纷,似乎是把整个田野都搬到了这里,让人看了觉得年成丰收的喜悦。

怪不得秋风那么瘦,原来害怕它的万物都各得其所,寻到自己最好的归宿,尽情地回报那些辛勤养育自己的恩人,包括大地,包括农民。

# 做邻居也是前世修来的缘

▲刘庆明

我们搬进新居起,隔壁一套房子一直没装修,空着没人住,几年,也没见房主来过,听小区里的人说,房主是水电部门职工,有钱,自己原有房,这是当初建房时买的,准备房价再涨时出售,谁知房价近两年一直涨不起,于是前不久,房主按眼前市场价出售了,还是比当初购房赚了不少。

新来的邻居,正装修房子,把上下楼梯弄得脏兮兮。我老伴先是自己动手清扫了几回,扫完后,又弄得脏兮兮,于是忍不住对30多岁的新房主陈女士说,你们收工走时,把楼梯清扫干净,楼梯上处处沙子、泥巴,下楼梯脚踩着沙子,容易打滑摔倒。

陈女士脸带歉意说,对不起,我们准备清扫时,不想你先动手打扫干净了。我老伴不客气地说,你们运完沙子水泥,接着打扫干净。

我在旁听老伴话语里有一种让人生气的味道,忙向陈女士解释,这楼上住了几户老人,万一被楼梯上的沙子滑倒,就麻烦了,你们忙,不要紧,我们多打扫几次就是,若有时间你们就记着打扫,大家是邻居,多做点无妨,我老伴话重,别记心上。

陈女士说,哪能呢,真对不起,是我们没做好,你们放心,我们运完沙子和水泥,接着打扫楼梯。

我点点头,满怀欢喜地进了家门。在家里老伴数落起我,说我,对她太客气,以后更得寸进尺,就是要给点脸色她看看。

我说,老伴啊,不能这样,邻居关系搞僵,以后想和好就难,一定要开个好人头,我们不要向人家多说,你看人家忙着招待装修工装修房子,买这买那,哪顾得上,我们多做点也不会累死人,到时人家看着我们清扫,也会不好意思。

老伴从鼻子里吼一声,对我说,你等着吧,现在的人缺少公德,她见我们天天清扫楼梯,还以为是我们的义务,更不会伸手扫。你那老同学不是说了吗,他一邻居,还是老师,怎么样?他们一起十多年邻居,上

下楼梯从不伸手扫一下,垃圾就垃圾,你那同学爱面子,不好意思对邻居说,就自己动手扫,一扫就十多年,人家还不是没扫,这样的邻居,就是要给他脸色看看。

老伴说的不无道理,我那同学,对我说了多次,他那邻居太没公德,连自己的上下楼梯也不动手扫扫,几年来都是我同学包下了似的。

我还是劝老伴说,我们只管打扫就是,别管那么多,权当锻炼身体。也许是锻炼身体这句话,让老伴没再作声。后来他们搬进来了,我对老伴说,见着邻居,态度热情点,别板着个卖棺材脸,现在是邻居,和气着,若有什么难处,也能相互帮助。

陈女士见我老伴清扫楼梯,也抢着扫帚说,阿姨,我来扫,你喝着吧。

我见邻居主动打扫楼梯,心里高兴,这邻居好相处。

有一次,我出差回来,老伴对我说,前几天,我不小心下在楼梯上摔倒了,正好小陈开门看到我倒在楼梯上,忙把我扶起,见我只有擦伤皮,没伤骨头,帮着扶进我家,还在受伤处用手摩擦,这才好多了。

我说,是呀,还是邻居好,俗话说,远亲不如近邻,所以,一定要搞好邻里关系,不要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与邻居闹不和,和邻居相处,要宽宏大量,最难处的邻居也能处好。

老伴连连点头说,你说的对,我以前度量小,度量大,邻里佳。

后来,有时我见老伴做了好吃的,就不忘给邻居小陈送点,小陈也一样,要是从乡下来,总要送我们一点新鲜蔬菜,我们两家成了很要好的邻居。

有时小陈没事,到我们家坐,我老伴笑着说,你人好,心好,和你做邻居,是我和老头子前世修来的福。小陈也高兴地对我老伴说,和刘师母一家人做邻居,也是我们一家人前世修来的福气。我说,是啊,我们能做邻居,是我们两家前世修来的缘分。

# 慢看

☆吴文兰

春天的桃花。那一树粉云,在风里,雨里,花啊,叶啊,就那样轻轻地摆动,就那么轻轻地拨动着你的心弦。无论是寻常院落,还是山巅水涯,无论是伸手可触,还是遥遥远观,都触目如画,如果有一个春天没有看到桃花,那时光便是虚度。人说桃花难画,因为她的静。安静的桃花,伫立在微雨中的桃花,伶俐的,楚楚动人,如世外仙子降落俗尘,兜揽起丝丝缕缕的烟火尘色,将枝繁叶茂的人间流年一一细数。有个关于桃花的典故,北宋石曼卿被贬海南,逢春雨绵绵,他便携上几斛裹着红泥的桃核,背上一柄弓箭,将桃核射向万壑丛中。几年以后,桃花红遍山谷。大概只有诗人才有这么雅致又浪漫的情怀吧。东坡曾作诗记:戏将桃核裹红泥,石间散掷如风雨。空令山作锦绣,绮天照海光无数。

夏天的夜雪。“夏则夜,有月的时候不待言,五月的黯夜,也有群萤交飞。若是下场雨什么的,那就更有情味了。”这是《枕草子》中对夏夜的描述。白天太过炎热,到了晚上,夜风如水,繁星闪闪,夜虫唧唧,坐在凉席上,不开灯,看天色一点点暗下去,苏子的洞仙歌有云:屈指西风几时来,又不道,流年暗中偷换。词里花蕊夫人冰肌玉骨,总让我联想到夏夜的清凉澄澈。如水夏夜,悬置在白日的炽热和喧嚣之外,让人沉静,那份寂静,是急管繁弦的岁月里难得的留白。渐入佳境的秋天,令人欢喜的东西太多,

每天都是澄清的好辰光。郊外的白芒,色彩斑斓的树叶,铺满落叶的小路,远山的夕阳,明净深远的河水,果品店里青红黄绿的水果,田里金黄的稻穗,收割后空旷的田野,高高的草垛,散落田间的秸秆,空气中飘荡的桂花香,堆满竹篮的紫色栗子,水泥路上昨夜微雨的印记,石桥上斑驳的早霜……阳光如蜂蜜一般,明亮中荡漾着甜蜜的味道,秋天温柔敦厚如诗,需耐心地逐字去读。

冬日的落梅。枝头盛开之际,梅花之美自然无可比拟:若非群玉山头见,定向瑶台下月逢。恰如花团锦簇的人生,华枝萎蕤,免不了会被营营扰扰,美便打了折扣。落梅就不同了,飘扬空中的翩翩花影,包含着一种意犹未尽的凄美,飘坠之际,自在欣然。恰如老人回望青春,美人回顾往事,让人慨叹,更令人低徊。砌下落梅如雪乱,拂了一身还满。——就是这样的情境。古人早已深谙此中妙处,那时就有一种很风雅的游戏,名曰“飞英会”:花开时节,文人雅士邀集于花架下,微风吹过,花瓣落到谁的杯中,谁就得饮完此杯,有时阵风吹过,人人杯中皆浮落花,便坐坐痛饮。去年早春,偶见一家人,自带帐篷围坐于河边树下,彼时梅花盛开,青草地上落英缤纷,这一家子午餐后就在帐篷中酣然而卧,夕阳衔山时才携老扶幼,兴尽而归,着实煞煞周围一帮匆匆忙忙的走马观花客。

# 遗失声明

段厂传,身份证号码:340406198208010019,不慎遗失全国导游证Ic卡,证号:D—5334—000889。



# 最好的猎手

◇石兵文(绘余鸿图)

山脚下的村子里有一位老猎手,是方圆百里公认的最好的猎手,他到荒山或是野外转上一圈,一定能满载而归,而其他的猎手虽然苦练枪法、刀法,苦思猎物的行动规律,甚至成群结伙共同围猎,可捕到的猎物还是远远比不上这位老猎手。

有人问过老猎手,可老人却一言不发,有人想跟老猎手一起捕猎,老猎手却一看有人回去,立刻回家不出门了。时间久了,各种流言四起,有人说这位老猎手会法术,有人说老猎手懂得离奇兽语,有人干脆就说这老猎手就是一只成精的野兽。

关于老猎手的传说越传越玄,县城里有个小伙子却不信这些,他来到村子,决心要找出真相,他选择了另一种方法——跟踪老猎手。只不过,想跟踪这位有着丰富经验的猎手绝非易事,以前就有很多人因为被老人发现而被痛骂训斥过,小伙子为了跟踪成功,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,蹲守。

因为老人每年只出猎十二次,一个月出猎一次,一个月只捕能维持一个月的猎物,所以,小伙子没有等老人出猎时才开始跟踪蹲守,而是从老人的日常起居便开始跟踪,只要老人经常去的地方,小伙子就提前蹲守,一动不动,老人不走远就绝不现身,就这样,每一处老人去的地方小伙子都蹲守过十多次,终于发现了老人的与众不同之处。

原来,老人每天都会去山上或是野外闲逛,在确认四周无人尾随之后,老人便会假装成各种各样的动物,有大山羊,小水牛,也有野驴野马,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,有一次,老人居然伪装成了一只山鸡,他将一丛鲜艳的羽毛放在头顶,藏在丛高高的野草后面,远远看去,还真的像是一只山鸡。

小伙子恍然大悟,也终于明白了老猎手捕猎的秘密,也明白了老猎手为什么从不与他人一起去捕猎,甚至在打听到有其他猎手在这片猎区活动便立刻离开了。原来,老猎手是伪装成了那些无害的猎物,以此吸引猎物的出现,然后一击必杀,而他之所以要事先打听有人没人在这个地方打猎,是怕被别的猎人误伤。

小伙子得知了老猎手的秘密,却没有点破,他似有所悟之后便回到了县城,开始了他的创业之旅,十年之后,小伙子成为了县城首富,并把生意做到了省城里。其实,小伙子成功的秘诀和老猎手一样,商场如战场,也是一种猎手与猎物之间的斗智斗勇。

最好的猎手,永远都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,惟有如此,真正的猎物才会被利益所迷,才能只想怎么捕捉猎物,却忽略了自身所处的危境,才能在一心求利之时反而被对方秒杀,让对方成为了最厉害的猎手。捕猎者如此,生意场如此,人生也是如此。

# 时光你慢些走

□闲敲棋子

独在异乡,看到远郊农田里大片大片的黄豆成熟了,我又一次想念起远在乡下的父亲来。那一刻,我仿佛又看到了烈日下,父亲弯着腰背着我,正努力地跨过黄豆地边的那条小溪。

少时的我体弱多病,每到夏天,“打摆子”便是我身上的常客。父亲为此忧心忡忡,待赤脚医生告诉我——只要有蚊子就会有摆子——那一刻,他才终于放心地叹了口气。

小学三年级的那个夏天,放学学的路上,我鬼使神差,竟和小伙伴说起打摆子的事来。没想到一语成谶,那天正午饭的光景,我浑身冰冷,很快又发起高烧。

冰火两重天催生我脑子里,不断幻化出怪陆离的大小光圈,往复回放,伸手欲抓,却倏忽不见。父亲边让小伙伴替我请假,边慌慌我赶往大队部卫生室打针——那时不像现在,感冒什么的非得挂水,不然不见好。

我紧紧趴在父亲的背上,浑身软绵绵,脑子里一片混沌。瘦弱的父亲吃力地背着我,柔弱的肩膀和他身上的温度,至今仍清晰地感觉到。

父亲步履蹒跚,吃力地走在一片黄豆地里。那片黄豆正黄,叶片打着卷,快到收割的时节了。豆地不到一亩,南北长,东西窄。田头有一条小溪,自西向东,生产队插秧灌地的水,大多流经此处。父亲背着我,气喘吁吁,试了好几次,才大着胆子,纵身一跃,跨过了那条小溪。经过豆地,父亲依然小心翼翼,像是趟着过河。他生怕一不小心被豆藤绊倒,摔了我。

再回到家中,母亲早重新做好了饭菜,有红萝卜烧海带,韭菜粉丝,我懒得动一下筷子。这些都是平常很难吃上的,可我全无食欲。

父亲站在一旁,让我多少吃一点。他说,多吃饭对治病有好处。我无力地摇摇头。父亲空等了一会,才不甚甘心地走开。

那些日子里,每天父亲会准时背上我去卫生室,几天后摆子才依依不舍地离我而去。

那个时月,父亲虽然瘦削,却很精神。小学毕业的他是同龄人中少有的识书断字

的文化人,大队书记就安排父亲当了会计。按常规,做会计不需要多干队里的体力活,可父亲不,干起生产队的活来起早摸黑,像个拼命三郎。

父亲的身体力行,赢得了队里社员们的拥护和尊重。母亲有时会抱怨,他倒不去反驳母亲,却拿话来教育我们兄妹三个,安心做事,多做点事自己不吃亏。

高考那年,我落孙山。父亲将不悦闷在心里;后来,听母亲说,起初父亲很生气,想直接让我回家当一个农民。后来不知怎么的,父亲改变了主意,让我去复读。去兰州大学读书时,脑子里没有地理概念的父亲,只知道兰州在大西北,一个遥远的地方。临行前,父亲不在地提醒我,在学校只管念书,家里的事有他呢。

总以为工作后,我会有所起色,谁知时运不济,诸事不太顺遂。我让父亲操透了心。可父亲从来没有恨铁不成钢,相反,在我最困难困苦的时刻,细心安慰我。我陷入深深的愧疚之中,我知道,自己这辈子都无法偿还父亲对我的爱了。父亲知道我的想法后,笑着对我说:“做父母的疼爱自己的孩子,天经地义,哪有要还的道理?这又不是借别人东西。”

如今,一晃多年过去了。父亲瘦削的肩膀愈加瘦弱,曾经硬朗的腰杆已渐渐弯成了一张弓。望着渐渐老去的父亲,我的鼻子一阵发酸。我想,时光要是真能倒流那该多好!哪怕自己再多打上几回摆子,经受再多的折磨也心甘情愿。

可惜,无情而苛刻的岁月不会因为我的好恶,停下他手中的奔蹄。父亲头发渐渐变得稀疏花白,反应也较去年迟钝了许多,说起一件事,有时他得想很久,才慢吞吞地回应。即便说的那事才时隔一天,甚至更短,可对于他,仿佛已历千年。

拨通家里的电话,问起今年的黄豆。转眼间,父亲就忘记了我刚才的话,却叮嘱起我来。我哑然无以应答,可我知道,在父亲的眼里,我长大,也不过是他心里的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

岁月的河流啊,请您流得慢一点,再慢一点吧。父亲啊,我真的,真的不想您老去……

**中国福利彩票**  
CHINA WELFARE LOTTERY

广告

# 多选一个号

## 会有大奇迹

**双色球 9亿元大派奖**

大奖小奖一起加

**相信奇迹 奇迹才会发生**

**双色球 UNION LOTTO**

# 大派奖!

**派奖规则**

10月23日(双色球2016124期)起连续派奖20期

**一等奖** 期期加奖2000万元

由复式中奖者均分  
4亿元派完即止

**六等奖** 复式投注奖金翻倍  
5亿奖金派完即止

温馨提醒:本次派奖仅对双色球游戏  
规则第九条规定的复式投注有效。